



圖1 安德啟智中心在玉里經營的二手書店

教會裡的社會扶助工作——從玉里天主堂談起

文·圖—廖紫均

玉里一座落於花東縱谷間，一個興起於日治時期的城鎮，曾經扮演花東資源運輸樞紐，而在經濟起飛與都市化之前，為花東幾個大的傳統產業的駐足地。現今玉里以資源回收、安德啟智中心、以及是全臺灣唯一沒有遊民的地方而聲名大噪。玉里的社會扶助事業其幕後推手是劉一峰神父。劉神父是個相當客氣的人，他將這一切歸功於先前在花蓮耕耘的法籍神父，以及在背後付出物資、人力等各領域的所有人。

基督宗教參與社會扶助，玉里天主堂不是特例，也不是近期才出現，更正確地說，包含佛教、道教、民間信仰等許多宗教，都是臺灣社會福利的推手，以宗教團體的力量進行各種服務的志業，積極地承擔社區或地方的各種救助。這種現象，在近十多年來更為頻繁，固然與政府的補助款，如勞動部推動的多元就業方案有關，也與宗教團體本身的發展狀況有關。以天主教來說，教友的人數不多，有遞減的現象，為了在社區中爭取能見度，投入社會扶助事業是個選項，尤其又有政府部門的資金挹注，確實有某種吸引力。這樣的緣由導致社會扶助事業帶有傳教的意義。

一般由宗教團體主導的社會扶助事業，執行的人員通常是教友，會有專業度不足的疑慮，勞動部也了解這個狀況，因此提供在職訓練的課程，給各申請單位的執行人員一個學習的機會。安德啟智中心就是由玉里天主教會主導的社會扶助團體，裡面的社工管理員、復健師、照服員、護理人員都有相關的學經歷，與公營的啟智中心標準與要求無異，尤其每年的審查與評比，更是敦促其進行空間配比，或是增加照服人力等改善措施。但是因以專案方式執行，申請經費時以書面資料審查，而且這種計畫都屬於短期，所以容易有管理不周、專業度不足等現象。

回顧基督宗教參與社區服務的案例早在其傳到亞洲之前就已開始，尤其光復初期物資缺乏的年代，美援物資的發放都是透過教會體系。只是隨著約1969年美援結束，各教會有各自關注的議題，當然延續社會扶助志業的，多半集中在組織規模較大的教會團體，主要原因與資源的徵集和財力有關，例如耕莘文教院，以關懷勞工、性別、弱勢等議題為主，又有醫院、基金會等。大型組織有募



圖2 安德啟智中心在2018年12月舉辦的募款活動



圖3 在太巴壠推廣原民文化的宋津翰神父，有小博利雅神父之稱。

款的管道，甚至與國際上的組織有聯繫，資源比較充裕。而社區型態的社會扶助事業，是在近十年才呈現增長的趨勢。但是，來自法國巴黎的外方傳教會是個例外，因為一群神父，早自光復初期就開始落實社區型態的社會扶助事業。

這支修會迥異於其他，早期的傳教士，與殖民的擴張有密切關聯；但在二次大戰之後，這支修會進行反思，決議以社會扶助作為福傳的主軸。神父們最早抵達臺中，後來轉進到花蓮設立教區，然後往花蓮各地，形成在不同文化區傳教的路徑，面對的難題多是屬於部落與社區的困境。由於修會本身支持社會扶助事業，因此從歐洲徵集資源，提供給遠在亞洲進行福傳工作的傳教人員。

但是，隨著臺灣本地培植的神職人員越來越多，巴黎外方會開始縮減派到臺灣的人力，再加上臺灣社會逐漸富裕，巴黎外方會也開始將資源投到更缺乏的地區。因此，本地的神職人員開始接手教會，自行募款經營，但堂區很難自養，更何況需要經營社區服務。有的堂區為了自養而申請專案，雇用的專案經理人常與堂區裡的主事者意見相左，甚至堂區的目的與專案的宗旨有矛盾的狀況。

但是由教會發展出來的社區型態的扶助事業，也有成功的例子。社區服務、老人關懷等原本屬於社會福利單位執行的業務，也因為有專案可以申請，而讓社區型的堂區或教會得以發揮大愛的機會。現今的基督長老教會，以玉里地區來說，會採取聯合其他同屬於基督新教的教會，共同成立一個社福單位(稱為悠地亞)，先從學校工作、周末的假日學習等，逐步處理社區扶助的議題。並且



圖4 玉里天主堂的資源回收志業



圖5 在東峰天主堂耕耘超過50年的潘世光神父遺照

為參與的執行人員舉辦成長課程，先從專業訓練開始，一步一腳印的進入狀況。

在玉里的天主堂，目前因劉一峰神父年事漸長，交棒的壓力逐漸浮現。年輕的臺灣籍神職人員，沒有意願接手，因怕知名度與募款能力不足時，會難以負擔龐大的經濟開銷。劉一峰神父為了接班人問題無法退休，目前已先成立天涯若比鄰—劉一峰藝術文化基金會，除了募款與持續關懷弱勢外，也參與社區，甚至擴大至花蓮縣相關的藝術文化活動。今年的8月份將邀請來自布列塔尼的民族舞蹈團至玉里表演，並且也協助科博館「玉里的法國爸爸特展」出國巡迴展的聯繫等事宜。

巴黎外方會的神父自光復初期來到臺灣，胼手胝足耕耘後山超過半個世紀，剛開始他們將資源帶入社區，現在則是以整合在地與外來的資源方式，繼續在地方經營。只是由於巴黎外方會的宗旨，以濟弱扶貧為主，保存地方文化為輔，對於傳教事業，這群神父們認為只要種下一顆種子，等到機緣成熟時，在地民眾自然會接受福音。相對於其他宗教團體，這群神父們在臺灣寫下的是不同的典範。